



秋韵

施敏

鹅卵石(外一首)

张士达

那是一枚扁平瘦小的鹅卵石
安静地躺在案头
光滑细腻的外表
被一层深褐色严实包裹住
表面,一道道弯弯的纹路
仿佛波浪一样涌向远方
涌向海洋的深处
诉说着曲折的经历

鹅卵石上布满了前世的故事
也许原本一副有棱有角的模样

可是,在岸边,在沙滩
经受惊涛无数次的敲打
磨去了棱角,变得圆滑世故

但并非对海浪百依百顺
而是因为太渺小无力抗衡
便选择逆来顺受的生存之道
管它风霜雪雨,只要有
日月星辰陪伴,醉在光阴里

乡村傍晚即景

傍晚,我复习着散步的功课
独自走在乡间的水泥路上
热浪把空气渗透
风儿过于轻柔,吹不起一页
纸片
晚霞染红了天际

磨砺与成长

彭常青

接到老战友相聚的邀约,林峰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激动。翻出一张微微泛黄的老照片在手中轻轻摩挲,思绪瞬间将他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旅岁月。

在一个春意盎然季节,林峰怀揣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对军旅生活的深切向往,应征入伍。初入军营的他身形瘦小、皮肤黝黑,看起来毫不起眼。开训后,体能弱势让他在各项科目中都落后于人,就像他在队列中的位置一样,始终处于末尾。

对于新兵而言,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恐惧——紧急集合。万籁俱寂的深夜,当大家都在熟睡之际,尖锐的紧急集合号突然划破夜空。他清楚地记得,号声一响,众人从睡梦中惊坐而起,来不及半点思考,便在漆黑的房间里摸索着穿衣服、打背包。打背包时,他的双手不停地颤抖,背包带在手中犹如一条难以驯服的蛇,怎么也捆不好。眼见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背着整齐的背包冲向集合地点,他心急如焚,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,嘴里开始嘀咕。

“保持静默!”班长的训斥在黑暗中响起。有人试图拧开手电照明,立马被喝止。灯火管制是铁律,每个人都必须在全黑环境中完成整套动作,然后去武器库取枪,并以最快速度赶到集合地点,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三分钟内完成。

由于紧急集合时常进行,有时甚至一晚上要拉好几回,主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。于是有些高度紧张的新兵要起小聪明,选择和衣而眠,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在紧急集合时抢得先机。可这小小的伎俩怎能逃得过班排长的火眼金睛?每晚熄灯后,班排长都会挨个对每张床铺掀被检查。林峰也玩过这把戏,但每次都被逮个正着。

紧急集合之后,更艰难的挑战莫过于武装越野。对于林峰这样体质较弱的新兵来说,这种既拼体力又拼速度的高强度训练,无疑是巨大的考验。平时轻装跑个五公里都费劲,更何况还要负重几十斤?每回不到半程,他便脸色苍白,呼吸困难,嗓子冒烟,双腿沉重如灌铅,仿佛随时都会倒下。然而,班里的战友一直在身旁支持他、鼓励他。在他跑不动的时候,大家会放慢脚步陪他一起跑;在他背包出现问题时,及时帮他解决。如遇考核,大伙儿更是争着抢着帮他背枪、背包,替他减负。

部队里有一个特“狠”的招数,就是总以最后一名计所在团队成绩。这意味着无论一个班、一个排,甚至一个连成绩有多好,只要有一人拖了后腿,整个团队成绩就可能倒挂。所以每当林峰跑不动时,为了团队成绩不受太大影响,战友们不时还得架着他跑。

太阳往山下赶路
天空中棉花糖下架了,生怕融化
河边的白杨林中倦鸟张嘴喘气

只有蝉声此起彼伏,一浪高过一浪
向四周汹涌弥漫开来
依旧抵抗着无情的烧烤天气
也许那只是一个梦
偶见蜻蜓向飞虫发起攻击
多么像忠于职守的战士
我遐想邂逅一首首
清丽的唐诗,婉约的宋词
在其中悠闲地纳凉消暑

三番五次之后,这样的情形让林峰羞愧不已,他暗暗跟自己较上劲,将“流血流汗不流泪,掉皮掉肉不掉队”的口号贴在床板上,每天天不亮便出现在训练场,腿绑沙袋,勤学苦练。在日月星辰的见证下,他的身体素质、军事素质都有了明显提升,渐渐跟上了大家的步伐,不再是那个总掉在队伍最后的人了。他的背包也打得越来越结实,再也没有在越野训练中散开过。在一次全连军事技能考核中,他硬是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毅力,取得优异成绩,为班排赢得了荣誉。

军旅生涯中,他经历了无数挑战和磨难,但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。在那里,他学会了坚强、勇敢和担当,结识了一群生死相依的战友。

几年后,他退役回到老家,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他将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工作中,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。在面对犯罪分子时,他毫不畏惧,勇敢地冲在最前面;在处理群众问题时,他耐心细致,尽心尽力地为大家服务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诠释了一名老兵、一名优秀警察应有的责任和担当。

如今,他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了。每当有新警员加入时,他总会跟他们分享自己在军营里的成长故事。

老母亲的梳妆盒

施正辉

玉兰
一瓣

母亲有一只专属于她的梳妆盒,是最值钱的随嫁品,记载着她的青春梦想和为生活忙碌弃用的信息。杂木制作的梳妆盒,体积不大,宽约二十几厘米,高度略多于宽度,长度估计三十厘米。纯绿色外表,显得比较醒目。我见到梳妆盒时,外表已有些斑驳。梳妆盒一直放在写字台的左上角。

我们很少看到母亲静静地坐在梳妆盒前专心打扮自己,充分发挥梳妆盒的固有作用。料想因为起早贪黑地劳作,母亲不再有心思花费时间刻意梳妆。也可能,母亲在清早梳妆时,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沉睡在梦乡之中。

上初中时,我常常坐在抽台旁做作业,曾开小差打开过这只梳妆盒。抽台有三只抽头,左右两侧的正面基本呈正方形,一样大,对称而居;中间一只扁长,高度大约是两旁抽头的三分之一。抽头都上着锁。再好奇,我也不敢撬锁探秘,这是边界与权威的象征,挑战不得,越界不得。但梳妆盒上仅有一个金属按钮,可以轻易扳离开盒,无痕无迹,偷偷逐一取出查看再原样放回,以满足日积月累的好奇。盒盖与盒身有一组微型的铁铰链相链接,盒盖反面满满地嵌入了一整块镜子,一打开就能照见整张脸孔。梳妆盒内部共分为两层,上层约为盒高的四分之一,平面又隔成几格,便于放置雪花膏、别针、红纸等小杂件。母亲舍不得买头箍,习惯性地用两支小别针夹住额头边的头发,头花就更不用说了。下层放有民国时期的识字课本,还有不少纸质的鞋样等等女红用品。当时,不少贫穷的农村妇女用嘴唇含着浸水红纸润红双唇;用鞋样制作纳鞋的鞋底,有些鞋样从其他地方替来,也方便有需要的邻居亲朋来替样。那时,穷得自然、环保,令人怀旧。花露水瓶、香油瓶等体积偏大不能放进梳妆盒,立在抽台面上方便全家人取用。那本曾长期躺在梳妆盒底层的识字课本,单面印刷,对折线装,薄薄的、黄黄的。二十多年前,在筹建南通市教育博物馆时,我响应号召把它捐了出去。估计它还带着梳妆盒的木香,见证着曾经的平凡岁月。

母亲拥有梳妆盒的时间不算长。我十三四岁起就寄宿在学校,实在记不清梳妆盒何时从家中消失,更弄不清为何突然消失。只知母亲非常勤俭,没有再添置梳妆盒,更没有梳妆间、梳妆箱、梳妆台。一把梳子、一面镜子就足够她整理头发、仪容,梳子、镜子曾是全家五口人的用品。

节俭的母亲不为早早弃用和丢掉梳妆盒而懊悔。她长时间使用香碱洗头发,后改为香皂,最后二十多年才用洗发液。洗了头发后,至今坚持使用四元钱一瓶的传统香油抹发。即使白发渐多,也从不染色。从超过八十周岁起,母亲开始享受政府提供的上门服务待遇,再也不去理发店剪发。

数十年来,母亲没有了梳妆盒,爱劳动不爱化妆,仅仅用毛巾擦净脸,简单地梳理一下华发。近几年来,每每端详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,年近花甲的我总觉得她是多么的自然环保、特别的慈祥可爱、无比的悦目美丽。

近期,我与老母亲聊起那只梳妆盒,她显得轻描淡写,似乎不值一提。而我呢,还真的忘不了老母亲的梳妆盒,因为其承载着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。